

美国 **FBI** 重案实录 II

八名顶尖特工的探案手札 八件轰动全美的经典悬案



[美] 丹尼斯·赛琳杰著 杨 凯 盛民庆译

**FBI MAJOR
CRIMINAL CASES**

地上最强探案专家，

好莱坞电影“谍影重重”带你进入诡谲凶险的罪案世界

令人发指的罪行 锲而不舍的追踪

美国著名罪案小说家 **丹尼斯·赛琳杰**

继《美国FBI重案实录》后再续畅销神话

向你揭示最真实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当当网外国小说十佳畅销作品

江西高校出版社

高度戒备

一

我的名字叫维基·比蒙特，是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探员。我们每天要面对非常多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事情让我记忆犹新，它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其中的某些办案手段或者查找线索的办法，都是我有可能用到的。

有一伙穷凶极恶的匪徒频频闯进民宅，他们装扮成警察，冲进上百个家庭实施抢劫、强奸和其他暴行。他们行动迅速，拿走一切所需财物后便逃之夭夭，不留任何踪迹！如此频繁、众多的入室抢劫令美国司法部感到震惊。联邦调查局与当地警方联手，向黑恶势力宣战。而其中的枪战过程，更是写入了多个国家的警察专业训练教材。

1994年2月3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这个地方，贩卖毒品已成为一些人谋生的手段，警方突袭缉毒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这是一幢独立的中型别墅，独立的院落，美丽而又幽静的花园，都若有若无地显示着房间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只有熟知这栋别墅主人的人才知道，这间别墅的主人是底特律市有名的毒枭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他控制着底特律1/5的毒品销售，而他无一副业，也就是说他身上所有的钱几乎都是贩毒得到的。虽然当地警方一直怀疑他的身份，但是却没有一点的办法，因为他太狡猾了，每次贩毒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让警方非常恼火。

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似乎也以此为荣，要知道，虽然一般平民不清楚他的身份，但他和我们FBI探员彼此都非常清楚——“对方知道我的身份”。如果说，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作为一名毒枭，让所有的FBI探员头疼，那么，他作为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一名富豪，更是让当地警方伤透了脑筋。“天啊！你们这帮废物，难道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吗，这点小事都无法办到？！”这样的言语是他最常对当地警察说的话。或许嘲笑执法人员的行为，能给他那已经扭曲的心灵带来快感。在他看来，他不需要警察，警察唯一的作用就是给他找麻烦，或者是让他取笑。

然而就在这天清晨，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发生了。

两辆警车突然停在了这栋别墅外围，车上走下了6名警察，在一名警官的带领之下他们神情自若地走向了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那栋华丽的别墅。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家的管家看到了这一幕却没有在意，因为每次警察都会无功而返，而更多的时候只能得到主人的嘲笑。

“有人在家吗？”一名警察在警官的示意下按下门铃并大声喊道。而其他的警察却四散开来，把这栋别墅包围起来，封锁了几乎所有的出入口。警察的敲门并没有得到回应，里边的人似乎不愿意理会他们。

“出什么事情了？”别墅内，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开口问道。他非常不满意被自己的管家给喊了起来，这严重打扰了自己睡觉并且影响了他的情绪，但是他却知道自己花20万美元年薪请的这名管家是真正的英式管家，如果不是碰到重要的事情，那是绝对不会打扰自己休息的。

“外边有很多警察，他们正在敲门！”管家脸色依然镇定，虽然他知道自己主人是干什么的，但是对于受过严格培训，甚至子承父业的英式管家们来说，他们并不在意，他们要做好的就是自己的工作，为主人尽可能地提供良好的服务。

“该死的，让那些警察滚蛋，就说我不在！”在美国，如果警方没有搜查令是不可以随意进入私宅的。美国法律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擅闯民宅是会被重处的，甚至明文规定，对于擅闯民宅者，主人有权利开枪！

上帝啊，保佑这几位“警察”吧。美国枪支的私人拥有合法化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定因素。一般平民或许对朝警察开枪会有所顾忌，但这位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著名的大毒枭。毒枭能让您想到什么？毒品、大麻，以及能够在20米内将人脑袋打得稀烂的“沙漠之鹰”……

“是！”得到了主人的答复，管家转身离开，并准备为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休息的房间关上门。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管家突然感觉到头上一疼，整个人立刻昏厥过去，不省人事。

“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起来！”管家身后出现了一名警察，他已经用自己手中的枪对准了躺在床上的马拉凯大声道。原来那些警察在敲门没有得到回应之后，竟然选择了擅自闯入，并用最快的速度控制了整个别墅。

躺在床上的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有些惊讶了，通常情况之下警察如此无礼地闯入就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手中有了逮捕令。但是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实在想不出这些天来自己的交易露出了哪些马脚。他心中还一阵暗恨，这里不过是自己正常的住所，而作为富人区，这里的警力一向充足，自己不用担心被仇家

寻仇，因此根本没有留下保镖在身边。早知道会这样，就留下足够的手下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了。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家，你们竟然敢擅自进来！”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有些生气地大喊道，他不相信自己哪个方面出了问题，他决定质问他们。

“混蛋，给我起来！”那名警察听到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的问话，立刻生气地骂道。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听到警察的话感觉这件事有些不太对劲，但是还来不及想到什么，另外一个警察走了进来，手中拿着手铐。

“告诉我，你们的搜查令呢？”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来不及多想，大声地喊道。

“伙计，给他点颜色看看！”一直持枪对着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的那名警察大声喊道，“这个家伙废话实在太多了！”走上前来的那名警察点了点头，直接一拳打在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的脸上，然后掏出枪顶在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的太阳穴上怒道：“给我闭嘴，你这个啰唆的人！”他一边喊着，一边用手铐把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的双手反铐了起来，然后厉声地对他喊道：“笨蛋，告诉我们毒品和钱放在什么地方！”

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听到这话，他立刻选择逃避话题，要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他自己的安危。“你是警察，你不能开枪的，我并没有什么毒品！你们在冤枉我，我要向我的律师控告你们擅自闯入民宅！”

“混蛋，告诉我们毒品和钱放在什么地方！”其中一名警察用枪顶着马拉凯的太阳穴怒道，手中的手枪已经打开了保险。

“不，毒品和钱放在二楼左边第二间房子内右边墙上画像的后边！”马拉凯害怕了，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经从那些警察的眼神中看出来凶狠，他甚至怀疑这些警察是因为某些原因而选择这样干。但是此时他选择了配合警方的行动。只要他能够活着走上法庭，这些事情就能够成为自己的法宝，自己完全可以无罪走出法庭……

“你去拿！”带头的警官指着一名警察道，“动作都麻利点儿，快！”

钱和毒品很快被那名警察拿到，带头的警官看着手中的战利品高兴道：“好了伙计，咱们得撤了。把那家伙扔在那儿，咱们走！货已经到手，快点儿撤，快！”惊人的一幕在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的面前发生了，那些警察就这样抛弃了他，然后离开。

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立刻意识到自己碰见的不是警察而是一群劫匪后他管家清醒过来之后，帮助去掉了手铐，然后报案。他告诉警方，有警察闯入他家并袭击了他，还偷走现金和珠宝。

这绝对是一个讽刺，当他们贩毒的时候，生怕警方会知道，而且经常令和警方发生武装冲突，很多警员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而当他们的利益遭到威胁时，他们竟然选择让警察来保护他们。

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的报案让警方有些迷糊了。虽然警方知道受害人是毒贩，但是自己也没有进行突袭缉毒。这伙人到底从何而来？本案成为了肆虐底特律全城的众多极端暴力入室抢劫案中的一个。

就在警方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警察”再一次闯入了一户人家，他们毫不客气地踢开大门，然后冲了进去，大声地喊道：“放老实点儿，我可不想伤着你！”接着，他们把户主铐起来，逼问同样的问题。

案件不到一周就发生一起，恐惧在整座城市蔓延。所有的人提到这件事都谈虎变色，一些人甚至夜不能寐，他们用自己能够想到的办法把大门加固起来，防盗门、监视器等的东西几乎销售一空，所有的人都在尽量地保护自己。与此同时，对于警方能力的质疑声也不断地响起。

警方必须尽快抓住他们！

不仅是因为劫掠者的猖獗让警方必须尽快抓住他们，更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保证犯罪者的安全？是的。或许他们不知道，他们抢劫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的行为已经惹了大麻烦。作为本地的大毒枭，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可不是什么善良的平民，他手下有一大帮的犯罪分子，都是亡命之徒。警方已经收到风声，马拉凯·克鲁克尚克斯在暗中挂出了 20 万美元的悬赏，要这几个敢于抢劫自己的家伙付出代价！

警方调查了两起入室抢劫案的现场，但是可惜的是罪犯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证据。1994 年 6 月，新组建的街道安全反暴力犯罪特遣组决定采取行动，终止恶性事件继续发生。小组由底特律警员和联邦调查局探员共同组成，其中就有我，而我也被任命为这个小组的组长，全权负责这个案件。

当时，我和特遣组众人发下誓言，一定要侦破这些暴力入室抢劫案。我和特遣组的人从 1994 年年初到 6 月份发生的案件入手，详细查阅了 50 起左右入室抢劫案，发现它们的性质都相当恶劣，罪行包括开枪杀人和性侵犯！

我们开始寻找众多入室罪案之间存在的关联。我和特遣组的成员翻阅了过去两三个月中警方的卷宗报告，并逐一进行分析。我们将数据分门别类输入系统，包括每一起案件中罪犯的行为特征。最终，我们在这些案件中，找到了罪犯作案时惯用的一套方法。

这伙歹徒采用了执法人员在执行搜查或实施抓捕任务时常采用的强行闯入方式，这样做可以出其不意地进入房中，控制室内所有的人，并能干扰对方的判断，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这些人头戴面罩，手持半自动手枪、突击步枪和麦克10冲锋枪，颇具震慑力。相同的作案手法让我们产生怀疑，暴力入室案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根据手中的资料和调查结果，我们再次将范围缩小，确定这伙人有4个至8个成员，这与受害人的描述一致，他们作案手法相同，每起暴力入室案件几乎如出一辙。为收集第一手资料，我们决定重新走访了那些受害人，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信息。

“你好，联邦调查局探员！”当我出现在马拉凯的面前时，他明显产生了抵触情绪。在我看来，虽然他报案请求警方的帮助，但是，他依然对警方特别是我们有明显的戒心。他并没有立刻回答我的话，而是要求自己的律师在场。我知道大多数受害人都参与贩毒，对于这些人不愿意张口，我并不感到奇怪，他们不想透露有关他们在住所进行贩毒或者非法活动的任何情况。

我不禁有些生气，面对这些毒枭，我更愿意送他们进入监狱。但是，我们现在必须侦破手中的案件，因为它实在太引人注目了，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已经承受了州议会和媒体各方面巨大的压力。“这伙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我们不想过问贩毒的事，但我们需要你们配合！”看到他们有些抵触的情绪，我只能这样说道。

马拉凯思考了一会，开口说道：“我没有参与过贩毒，但我会把案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你们！”而这句话大多数的受害人都说过。他们告诉我，当那些警察拿枪对准他们的时候，自己还是满不在乎的，因为不就是一个警察吗？警方根本不敢伤害他。但是，他们错得太离谱了，那些警察异常残暴，当碰见一些不配合的人，他们会立刻选择采取暴力，直到对方把东西交出来。

在我和警方的调查中，我们突然发现遭到袭击的人并不都是贩毒者。一些老年人也遭到了袭击，他们大多数都是一边哭一边哀求。而罪犯拿枪指着他们的太阳穴问：“毒品呢？钱在哪儿？”他们说没有。罪犯进错了房间。当得知这里没有毒品和钱时，便怒不可遏。许多人都遭到了肉体折磨，一位80岁的老太太被人用霰弹枪的枪托殴打，景象非常可怕。而那些老人一旦想起这些情节，就全身发抖，看来那群罪犯相当残暴。

最令我感到愤慨的是，在 6 起入室抢劫案件中有多名女性遭到性攻击。在其中一起案件中，一位母亲和她 15 岁的女儿分别被犯罪团伙轮奸。当我前去询问她们的时候，她们眼神里充满了恐惧，还有愤怒，虽然她们在极力控制，但仍然不可抑制地表露出来。那个小姑娘不说话，蜷缩在床上，双手一直环抱着自己的双腿，整个人不停地颤抖着，她在用眼神向我们喊：“快救救我们。”我们安排心理医生对她们进行恢复性治疗，缓解她们的心理压力，希望她们能够从阴影中走出来。小姑娘的眼神让我和警方感到震撼，那个眼神深深印在了我心里，永远也忘不掉。

我们经过调查，得知那几名匪徒冲进她们家之后，在得知自己走错了地方，又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时，几名匪徒就对她们发泄兽欲。他们让这对母女做出各种变态的动作，甚至在用她们进行比赛。是的，他们几乎是一群野兽。在经历了三个小时之后，那群匪徒终于放过了他们。但是他们为了消除证据又进行了各种非人的办法。由于匪徒最后的办法，让法医根本无法找到精子，也无法利用 DNA 来证明这一切。

我向她们保证，我会尽一切力量把这群魔鬼一网打尽。之后，我每天给她们打电话，让她们知道我还惦记着她们，站在她们一边，不必再担惊受怕。但她们心中的阴影是永远抹不掉的。我要她们知道，暴力犯罪特遣组才是她们坚强的后盾！我更是要告诉她们，我会把这些混蛋全部抓住，然后把他们送到监狱。

考虑到入室案件都是以警方突袭方式开场的，我和特遣组成员不得不面对罪犯是由执法人员组成这种可能。我希望警方能够去了解最近是不是有警员被解职了（美国对警用物资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获得警用装备，包括警服、警车等），是不是与非法使用毒品有关，因为案件都是围绕毒品展开的。警方的调查发现，因为使用毒品而被解职的警员并不存在。

我和特遣组经过分析，案件中屡屡出现、不断升级的暴力倾向很可能与执法人员无关。从警方的经验上判断，警员不会干得这么出格，做出在房内开枪、强奸受害人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本能的判断。他们通常只是砸开门，冲进去抢劫，拿到想要的东西后就走人。但是，我和警方必须先从这里入手，排除警员作案的可能。随着入室案件越来越不可遏制，性质越来越恶劣，我和警方认识到，它们与警员或前警员无关。

这些案件最让人头疼的地方是，犯罪团伙总以警察的面目出现，不但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还损害了警察形象。如果一名受害人遭到过这伙歹徒的袭击，当警方出现，进行合法搜查的时候，难辨真假的受害人就会开枪，做出伤害警员的事情。

在对罪犯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我认为自己现在必须集中精力，排除外界的干扰，尽快地侦破这起案件。我命令特遣组利用手中有限的线索来核查犯罪团伙成员的身份。特遣组调看了大批卷宗，都是关于过去针对贩毒人员的抢劫案件，警方还跟众多安插在各处的内线取得联系，让他们去寻查暗访这些暴力罪犯的来历。但非常遗憾，没有一个内线能提供有关这些暴力入室案件实施者的确切情报，情况不容乐观！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入室案件有增无减，我们工作陷入停顿。只要底特律有入室抢劫发生，只要罪犯是以警察的身份强行闯入的，我们就会立即介入。掌握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分析罪犯是不是警方的人，如果是，那到底是谁？如果不是，那到底因为什么要穿着警服作案？要知道，以他们所掌握的武器以及人手，完全可以用更直接的手段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根本不用穿着警服去抢劫。

我和特勤组的成员勘察了每一个现场，但一无所获。罪犯实在太狡猾了，他们在身上携带着干扰嗅觉的樟脑球或者什么东西，而手掌和脚都用不同的东西包裹着，不在现场留下一点脚印和指纹，加上他们都是蒙面进行抢劫，我只能从受害人那里知道他们的身高和体型，这让整个侦探工作进入了停顿状态，我感觉到面对的是一群高智商的犯罪分子，他们甚至在挑战我们……

我和特遣组成员只能布下天罗地网，等待时机。我们在整个底特律城到处安放着暗线和观察点，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拍下那群罪犯的照片或者抓到他们。

1994年7月26日，在调查开始将近两个月后……

这天晚上，在底特律城内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件。如果不是发生在一居民区内，那枪战中产生的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让人在远处更认为是国民警卫队或者是军队在执行什么演习任务。我和特遣组接到警方的通告之后，立刻跟随警方前往案发现场，在出事地点，警方找到了一名浑身枪伤的男子。这个人身上有枪，穿着警服，内衬防弹背心，头戴滑雪面具。他的着装与先前遭到抢劫的受害人的描述相吻合。警方火速把他送进医院抢救。

“我想我们找到了他！”当我看到那名男子的时候我说道。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切入点，一直无影无踪的暴力团伙此时终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男子受伤很重。警方很快把他送入了医院，我希望这个人能够活下来，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更多的东西，此人成了解开谜团的钥匙。

我通过指纹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劳雷塔·耶特，我希望劳雷塔·耶特能够开口，这对警方和特遣组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但是，劳雷塔·耶特只告诉我自己知道过去发生过的部分抢劫，但不想交代具体情况。我们问及他身上的警备以及枪支来源的时候，他闭口不语。

即使是这样，我和特遣组所有成员也都为这个重大收获感到振奋。我在分析了他的情绪状态和实际处境后认为，只要方法得当，不怕劳雷塔·耶特不与特遣组合作。我准备和他深度沟通一下，告诉他整件事的利害。

就在这个时候，底特律市一名叫乌特雷德·里尼的警官突然告诉我，他认识这名罪犯。他说他认识他的家人，疑犯小的时候自己还抱过他。警长乌特雷德·里尼不敢相信好运竟然这样眷顾自己！我感觉到十分意外，这家伙不仅没被乱枪打死，还在警方这里有熟人。我感觉自己的运气真好！

我们带着警长再次返回医院，乌特雷德·里尼警官希望利用自己与疑犯家人的关系，说服劳雷塔·耶特与警方合作。这个策略奏效了，劳雷塔·耶特同意与警方合作以换取被免于起诉。他承认自己是入室犯罪团伙中的一员，并指出自己被撂倒是因为入室作案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我们经过了解得知，在出事地方的前一天，劳雷塔·耶特和他的同伙原本想要偷袭的那户人家看到了他们，并喊来很多人帮忙，让劳雷塔·耶特和同伙只能悻悻而归，这让他们十分不满，他们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7月26日再次偷袭这户人家。但是，劳雷塔·耶特和他的同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户人家并不是吃素的，他们做好了各种准备。

“别动！警察！都不许动！”当劳雷塔·耶特和他的同伙大叫着冲进那间房子并试图再次利用警察的身份来完成抢劫计划时，却发现整个屋内空无一人，一声阴险的笑声在房间的某个角落穿出。劳雷塔·耶特和他的同伙知道上当了，急忙想要冲出房间逃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屋内早已经埋伏好的人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哒哒哒……”机枪的声音在屋内响起，劳雷塔·耶特急忙躲在了一处沙发的后边，子弹纷纷打在沙发之上，屋内也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四射的子弹打烂了桌子上的茶杯和花瓶。不过，唯一能够让劳雷塔·耶特感觉到幸运的是，因为房间内太安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所以当房间内的伏击者开枪的时候，他们在瞬间做出了反应。但是劳雷塔·耶特还是太不幸了，他被子弹打中了腹部，鲜血不停地开始流出来。

房间内的人实在太强了，就连劳雷塔·耶特这个残暴的抢劫犯都感觉到头皮发毛，他的同伙开始向外边撤退。劳雷塔·耶特也忍着痛跟着跑了出来，但是无奈他受伤了，成了最后一个人。在逃跑的时候，他又被对方用枪击中了手臂和大腿，在跑到大街上的时候，终于晕过去。而他的同伙则抛弃了他，落荒而逃。

罪犯与执法人员是有本质区别的，执法人员绝不会任由一名受伤的同伴倒在地上而坐视不管，而罪犯则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们可以随意抛弃自己同伙，甚至

用同伙的生命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他们已经不把人的生命放在眼中，这是他们最可怕的一面。

我知道劳雷塔·耶特伤势严重，所以问询非常简短，我们需要让他恢复健康。在医院的细心照料之下，劳雷塔·耶特最终脱离危险离开了医院，我允许劳雷塔·耶特在家调养恢复，同时确保劳雷塔·耶特的安全。等到劳雷塔·耶特无须搀扶就能够下地自由活动的时候，我决定把劳雷塔·耶特弄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对他进行详细盘查和问话。

劳雷塔·耶特恢复得很快，他身上中了 5 枪，但幸运的是没有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要害。他的昏厥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而已，而他的同伙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后悔抛弃他了。可能在他们逃跑的时候已经认为劳雷塔·耶特死了，但是劳雷塔·耶特很幸运，他被我们给救活了。

我和特遣组把劳雷塔·耶特秘密送到郊外的住所。我告诉他，如果他的同伙得知他向警方供出了一切，他们不会饶了他，肯定要杀人灭口。劳雷塔·耶特希望有人保护，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 24 小时会保护他的，在出庭作证以前不会公布他的名字。

二

劳雷塔·耶特此时彻底倒向了警方一边，并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他的说法让警方和我大吃一惊，因为犯罪分子的人数超出了警方和我的预计。他们在遵循着一些特别的准则，每次入室作案的并不总是同一伙人，他们从 3 人到 10 人不等，在行动指令发出后，谁要是有时间，谁能在作案的当天晚上跟随大伙一块行动就去，如果没空就不用去。如果需要钱，他们就去，如果不需要钱，可能就待在家里看电视。劳雷塔·耶特还告诉我们两个大头目的名字，克莱夫·艾特肯和克洛弗·伊博茨。

克莱夫·艾特肯和克洛弗·伊博茨会仔细甄选袭击目标，并具体部署由哪些人去实施完成。一旦决定了去哪家住户抢劫，克洛弗·伊博茨就会传呼所有参与当晚作案的人手汇合。几名哨探会被派到现场进行侦察，详细了解住户的相貌特征、人数还有年龄，然后折回团伙的老巢，向所有人陈述目标的情况。晚些时候这些人全部武装，列队集合，整好队伍，然后出发。而他们甚至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抢劫任务，高度地模仿警方突袭时候的动作。克洛弗·伊博茨还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训练基地，在那里他们不断揣摩警方的技巧以求逼真，所有细节都不放过。他们会像警察那样冲进去，控制住局面。控制住室内后，便开始审讯。克洛弗·伊博茨性情粗暴残忍。他强奸了几名受害人，毒贩不开口他就折磨他们。很多时候，

受害人不肯说出钱和毒品藏在哪里，这伙歹徒就会采用殴打和开枪的方式，直到受害人交代为止。

劳雷塔·耶特为了能够让维基·比蒙特和警方知道的更为详细一点，在一些地方他讲到了一些事情来证明克莱夫·艾特肯和克洛弗·伊博茨的凶狠和残暴。他说，在一次抢劫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名老年毒贩。他们拿枪指着，问：“毒品在哪儿，钱在哪儿？”毒贩回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朝他腿上开了一枪，他疼得满地乱滚，他们还打他，但不想要他的命，只想让他交出毒品和钱。他们又朝他开了一枪，叫喊：“老头儿，我们知道你有毒品，你要是不交，当心你的狗命！”然后又开了一枪，老人实在扛不住了，只得如实交出（这一起抢劫案件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名年老的毒贩并没有报案）。

他们完成抢劫后，团伙成员会全部回到预先指定的地点，他们把抢来的钱财登记注册，然后均分，谁拿到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归谁，倒也井然有序。团伙成员克里斯·艾伦负责处理抢来的毒品。克里斯·艾伦自己就是毒贩，他负责把那些毒品拿到街上销赃，卖回来的钱则在成员之间平分，大家都有好处。他还向组织建议去袭击哪些目标，艾伦向团伙成员提供大量的情报。而克莱夫·艾特肯和克洛弗·伊博茨根据掌握的毒品贩卖情况，定出对哪些人下手。他们知道在入室抢劫时，受害人手上一一定有毒品或现金。

我们对劳雷塔·耶特交代的犯罪细节感到震惊！毫不夸张地说，他就像上天赐给我的一个宝贝。他成为警方对所有这类入室抢劫案实施沉重打击的一颗致命的棋子。

虽然劳雷塔·耶特的配合让调查峰回路转，但是他的证词却不足以作为法庭的证据。他的话可以对他的同伙构成不利因素，但不足以确认过去那些案件就是他们干的。警方需要他们亲口认罪，或是在他们入室抢劫的时候抓住他们，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伏法。警方必须四下出击，想尽办法抓住这个团伙。

我和联合特遣组开始利用劳雷塔·耶特提供的线索搜捕其他团伙成员。这些人大多都有前科，这一点与入室抢劫相吻合。从各方面推断，这些人很有可能卷入其中。经过对他们的住所进行监视，特遣组发现，他们与其他团伙成员联系密切。

我从劳雷塔·耶特口中了解到这个团伙架构的详细情况，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起诉。警方让受害者辨认疑犯的照片，希望他们指认出来。但是情况糟透了，受害者无法指认，因为罪犯作案时都带着面罩，事情很突然，他们被踢倒在地，什么也没看清。“你们不要着急！”我希望那些受害者能够平静下来，然后慢慢回想。但是却没有一点办法，那些受害者都没有办法确认罪犯的样子，

这样对指认罪犯形成了重大阻碍。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签发搜查令，我只能再想其他办法。

警方手头只有一个人能提供情报，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情报，这才能让我们摆脱不利局面，掌握调查的主动权。

1994年9月1日，我请求联邦法官允许我们使用窃听装置。如果能够证明这个团伙正在筹划实施某项重罪，我们就能以联邦敲诈勒索罪将整个组织绳之以法。

但是联邦法官拒绝了我的请求，这让我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我甚至感觉那些罪犯已经把他们的手伸向了更多地方，甚至已经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势力，他们找到了更多的保护伞来保护他们。

几天后，即1994年9月4日清晨，警方接到一个报案，有人在一个非法赌场内开枪。这个赌场是克洛弗·伊博茨开的，他是抢劫团伙的头目之一。警方约见了证人，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证人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凌晨4:30，克洛弗·伊博茨和几名赌徒发生了争吵。但是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争执，他们吵得非常凶悍。每个人的脸上都红了起来，他们的声音很大，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们那边。但是情况出现了失控。克洛弗·伊博茨感觉那几个笨蛋不尊重他，于是抄起枪就把那四个人干掉了，非常干脆，眼都不眨一下。克洛弗·伊博茨推门走了出去，上了他的奔驰车扬长而去。”我们前往那家赌场，并没有发现四个人的尸体，看来对方事后处理得相当完美。

光是这些陈述，并不足以给克洛弗·伊博茨定罪。不过幸运的是，在第二天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四个人的尸体。他们被掩埋在小树林里，小树林有些偏僻，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来。如果不是掩埋者被一位因失恋而睡不着觉出来闲逛的人看到，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这几具尸体（真是一位幸运的失恋者，相信我，绝对没有调侃的意思）。因为没有尸体的谋杀案，那是不成立的。我们向底特律凶杀处提供了克洛弗·伊博茨及其汽车的信息。凶杀处向全国的执法部门发出通告，全力缉拿这名凶恶的罪犯。

这一事件让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加快脚步，获得进行窃听的权利，因为我们和警方看到了极度暴力有可能再度上演。如果克洛弗·伊博茨能一气之下连杀四人，我认为，他在实施入室抢劫时，如果需要的话，他还会不惜杀人的。这起凶案过去5天后，法官在市议会的压力下批准特遣组可以监听几名团伙成员的呼机。警方不断收集电话号码，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固定的呼叫模式，进一步证明这是一个团伙。

一名警员在底特律西北大约 30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克洛弗·伊博茨的行踪，不过据那名警员所说，克洛弗·伊博茨一直带着黑色的面罩，他的身边停着一辆福特轿车。我们立刻前往发生地，蒙着面的克洛弗·伊博茨非常嚣张，当他发现我们的时候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枪并依托自己的汽车进行还击。

“该死的！这个家伙的枪法实在太准了！”我大声喊道。我旁边的几个同事都只能抱着头躲藏在汽车后边，克洛弗·伊博茨使用的是麦克 10 冲锋枪，火力相当强大，而我们手中只有手枪，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

“呼叫总部，我们这里需要特勤组！”我知道如果让克洛弗·伊博茨这样攻击下去，我们用来掩护的汽车肯定会被他打爆，然后我们将无一幸免，我小心地打开车门，拿出通信器呼喊着头部，希望特勤组能够迅速赶来。

我们是幸运的，一架带着特勤组队员的警用直升机很快到达了我们的上空，特勤小组坐在直升机上用枪压制住了克洛弗·伊博茨的火力。克洛弗·伊博茨非常聪明，当看到特勤小组出现之后，他立刻收回了手中的武器，发动福特轿车，拼命地向丛林中跑去，希望能够摆脱直升机的追击。

我们只能看着克洛弗·伊博茨疯狂逃跑，因为我们的车已经被他用枪打成了筛子，汽油箱也被穿了一个洞，里边的汽油已经流了出来，不过所幸的是子弹并没有能够点燃汽油，这也救了我们一命。

直升机紧追不舍地跟着克洛弗·伊博茨驾驶的福特轿车，特勤小组的人员在直升机上不停地用枪进行着攻击，他们希望能够阻止克洛弗·伊博茨停下来，他们并不想克洛弗·伊博茨就这样死去，他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

克洛弗·伊博茨非常疯狂，他驾着车驶离了公路冲进了旁边的丛林之中，树枝和叶片挡住了直升机的视线，但是特勤小组依然没有跟丢，因为汽车突然冲进了树林之中，那些一直平静生活的动物都被它的到来惊得纷纷逃窜，从而也给直升机指明了逃犯的去路。

这个时候我也乘坐直升机追了上来，我必须抓到克洛弗·伊博茨，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受害。克洛弗·伊博茨驾驶的福特轿车非常灵活，它在树林里不断移动着，借着树枝隐藏着自己，不过他的运气不是太好，我们一直紧追不舍。

“在那个地方，开枪！是的！小心点，不要击毙他！”我们在空中透过树枝的缝隙看到了克洛弗·伊博茨的车。我们射出的子弹阻挡了他行进的道路，但是更多的时候那些树枝帮助他挡住了我们射出的子弹。

克洛弗·伊博茨非常聪明，他知道我们速度快，所以他不停地转换着方向，直到他的车撞到树上之后，我们终于停止了这场追击。两架飞机立刻悬停在撞车地点的不远处，几名特勤小组队员立刻抓着绳子滑落下去。但是，当他们找到那辆汽车的时候，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我们感觉到十分惊讶。我立刻调来了更多的人对这一片进行搜索并封锁了这个地方，并要求直升机在空中盘旋进行搜索，希望能够找到那个突然失踪的家伙。

但是，我的希望还是落空了，蒙着面的克洛弗·伊博茨再次消失了。而且这次他把自己伪装得很好，连警犬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更让人气愤的是，虽然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追击的人是他，但是却没有拍摄到他的任何一张清楚照片，这样我们无法告他袭警。在他遗弃的车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就连那辆车都是从汽车公司偷来的，因为那辆车上没有牌照。我们追查到了那家汽车公司，但是我们得知那家汽车公司在丢失汽车后就立刻报案了，根本不可能是克洛弗·伊博茨的帮凶，我们的线索又断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四处寻找着克洛弗·伊博茨，我们找到了他的亲戚、朋友等等，他的手法和凶狠程度让我们不得不小心，我相信如果他依旧不能被抓捕归案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受伤。

而就在我们的调查陷入困局的时候，也就是克洛弗·伊博茨在赌场杀人的第五天，克洛弗·伊博茨又出现了。一名线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出现在底特律市东南 20 公里的小镇上。我有些怀疑这个线人的情报，很难以想象，克洛弗·伊博茨两天前还在西北方向。而且，我们现在依然封锁着他消失的那片地方。

“维基，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我的同事当时这样问我。

“可能是一个圈套，克洛弗·伊博茨的朋友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离开这里。克洛弗·伊博茨或许已经快要不行了！”我当时这样想也是这样说的，我决定按照原先的计划执行下去，而不被他们迷惑。

“或许我们应该打个电话，或让侦探过去看一下！”我的同事建议道。

我接纳了他的建议，我希望底特律警方派两名便衣探员去打探一下。警方接纳了我的建议，两名探员前往了线人举报的那个酒吧。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在那里见到了克洛弗·伊博茨。

“什么？”这个消息让我们非常吃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这两天的行动是错误，如果当时那个人真是克洛弗·伊博茨，他是那么轻易脱离了我们的包围，并戏耍了我们。

我并没有停止对封锁区的搜索，我依然担心有人会装扮成克洛弗·伊博茨来误导我们。我和我的同事克洛艾特·沃特金森带着特勤小组前往那个酒吧，在到达酒吧之前，特勤小组率先抵达了那里，并在那里做好准备。

克洛艾特·沃特金森是一名优秀的探员，我和他一同工作了6年之久。当那天我们进入酒吧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克洛弗·伊博茨，当时我喜出望外。但是，酒吧里边的人很多，我们必须疏散这里的人群，这样才能避免克洛弗·伊博茨抓到人质。我呼叫穿着便装的特勤小组的成员进来。他们进来之后装作当地的黑社会，逐一向每个在这里喝酒的人收取保护费。这种办法很有作用，不一会儿酒吧的人就少了许多，而更多的人则是见到情况才选择离开。

“嘿，伙计！”一名特勤小组人员走到了克洛弗·伊博茨的面前，他必须靠近克洛弗·伊博茨，然后再快速把他制伏。不过，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克洛弗·伊博茨异常地冷静，他回过头笑了一下。那名特勤就感觉一把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腰间。

“嘿，伙计！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克洛弗·伊博茨冷笑地说道。

我们在场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震惊了，克洛弗·伊博茨实在太聪明了，他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逃跑，他知道如果那样的话，他一定逃脱不了我们的追捕。他决定抓一名人质，所以他选择了去抓一名警察，这样会让我们更加投鼠忌器。

克洛弗·伊博茨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行动，他又抓了一名人质，是酒吧的调酒师，他逼迫调酒师走出来，然后命令调酒师用绳子和手铐把特勤小组的队员捆绑好。然后对我们说道：“警官大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让开，把你们设在外边的伏击点人都撤出来。如果我看到任何一点不对的，我都会杀掉他们两个！”此时，我们才发现，克洛弗·伊博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用黑布蒙上了自己的脸，而且整个人的身高也微微低了那几分。

我有些惊讶这些变化，但是为了两个人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我让埋伏在四周的特勤人员走了出来。克洛弗·伊博茨跟劫匪一样，他用两名人质挡住了他身体的大部分位置，手中的枪隐藏在调酒师的脑后，但是枪口却对准了特勤小组的那名队员。

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看到克洛弗·伊博茨的动作，也吃了一惊，这个家伙很有反狙击意识，就算我们一枪把他击毙了，他手中的枪也会同时要了两个人的性命，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制止了狙击手的做法。

克洛弗·伊博茨坐上了一辆车，他命令调酒师坐在他的身边，那名特勤小组队员则挡在他座位的一侧。接着，他发动了汽车，然后一枪打在特勤小组队员的腿上，那名特勤小组队员倒在地上。就在此时，他和调酒师乘坐的车却冲了出来。

“不要来追我，否则他会死的，我不会伤害他的！”克洛弗·伊博茨从我身边通过的时候说道，我听见了他狂妄的笑声。

紧急救援队立刻赶来对那名特勤小组队员进行现场救治。而那名调酒师也在两个小时后在前往底特律市的公路上被我们找到，他告诉我们克洛弗·伊博茨向底特律市方向前进。随即，我们撤销了对封锁区的搜索，我已经相信他能够逃脱出来。而我们这次依然没有拍到有用的照片，或者说没有掌握什么证据来指控他袭击警察。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打伤那名警员，却单单放过那名调酒师。

我们询问了那名调酒师，调酒师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接着我们对调酒师进行了调查，发现她确实跟克洛弗·伊博茨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这两天克洛弗·伊博茨总喜欢待在她的身边，让她为自己调酒。我们经过分析得知，由于我们追捕的原因，克洛弗·伊博茨心中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想缓解一下，喝酒和美女都是他的选择，只不过他一直担心我们会找到他，所以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欲望。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人，在逃跑的路上他宁可放过调酒师也没有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我们再次加强了对克洛弗·伊博茨的搜捕，把搜捕范围扩大到整个州。我们在所有通往其他州的公路上设立了检查站，并把他的照片通告给全州的执法部门。我不相信他回到了底特律，因为他应该明白我们在那里设下了天罗地网。我们的行动更加小心，因为前两次的失误，让我们明白克洛弗·伊博茨不仅是一个凶残的人，更是一个有智谋的人。

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克洛弗·伊博茨赌场杀人一周后，他居然大踏步地走进了底特律警察局。他根本一点都不害怕，整个人神情自若，当看到警察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打着招呼，在他看来这似乎只是进来转转而已。他大声说：“我就是克洛弗·伊博茨，听说你们在找我！”两名警察立刻堵住了他的后路。他没有多说什么，甚至连一丝的反抗都没有，非常顺从地跟着警员走进了审讯室。在审讯过程中，他对于自己那晚杀死四名男子的罪行进行否认，并说那些人并不是他杀的，并否认了前两天我们追捕他的时候发生的枪战，他相信自己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痕迹。他告诉我们，他来这里就是为了还自己的清白，他并不是一个逃犯。而我们搜查了他的住所和房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而赌场的伙计也改口说并不是克洛弗·伊博茨杀的那四个人，凶杀案的事情我们陷入了困局，而对于是否组织抢劫，他更闭口不言，这让所有的警员都非常苦恼。

我和警方认为，克洛弗·伊博茨是看到自己入地无门了才来自首的，这几天的追击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觉得这样下去他的罪名会更多，而且他认为，在法庭上进行抗争会更得心应手。我看到克洛弗·伊博茨归案非常高兴。因为他过于残暴，所以他会把团伙带向一个极端，如果克洛弗·伊博茨还不归案的话，或许会有更多的人遇害。

克洛弗·伊博茨自首一周后，我们凭借从手机上得到的证据，并获准对团伙另一头目克莱夫·艾特肯进行监听。我希望从中找出过去那些入室抢劫案的线索，更重要的是，掌握还没有发生的入室抢劫，这样就可以阻止或当场抓住他们。

克莱夫·艾特肯十分狡猾，他做事非常谨慎，就算是跟自己同伙打传呼的时候都十分小心，如果不靠窃听器，想要跟踪他十分困难。因为我们曾经派人跟踪过克莱夫·艾特肯，但是都被他成功地甩掉或者遭到了戏耍……

窃听器的使用等于说是给我和警方安插了眼睛和耳朵，我们现在有能力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可以预测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预知他们要去哪里作案，哪些团伙成员会参与下一次入室抢劫。

三

通过监听电话，我们熟悉了各团伙成员的声音和常用的黑话，罪犯们把入室抢劫行为称为“舐”。他们在抢完一户人家后，就会打起电话，互相道贺，互相吹捧，不断调笑，说他们从这个房子里弄来了多少钱，弄来了多少杆枪，还有从这所房子里弄到了多少毒品。

从截获的具体细节中，我和警方可以将这个犯罪团伙与具体入室案件联系起来，虽然他们说得不细，但足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从现场拿走了什么。我和警方把它与受害人的陈述进行比对，看看案发时罪犯从现场抢走了什么。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我和警方并不知道团伙中具体哪名罪犯参与了入室劫案。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希望在他们出手作案时将他们一举拿获。

一天晚上，一名警官正在团伙成员碰头的外面进行监视，突然，一辆无标记的底特律警车停在了附近。监视人员还没来得及用无线电呼叫，四名便装警员已从车上下下来，向团伙所在的那个方向走去。警力调控中心告诉监视人员和我，这四人正在处理另一个案件，要去旁边的一所房子寻找逃犯。但是负责监视的警官担心犯罪团伙因不了解实情而惹麻烦。

就这样，警方便装抓捕小组靠近了一所房子，而旁边的一所房子里正隐藏着一群手持自动武器的暴徒。负责监视的警官和我们都忧心忡忡，不知道这个团伙是否会因误会这些警察是来找他们的而开枪。紧张时刻终于过去了，犯罪团伙没